

白痴



· 托尔斯泰 · 俄
· 高 · 沼 · 宜 · 閑 · 合 · 誤 ·
· 文 · 光 · 書 · 店 · 發 · 行 ·



白痴

著基斯夫退思陀·俄
譯合閑宜·滔高

上

* 叢譯著名學文界世 *

行發店書光文

第一章

十一月將末，早晨九點鐘，瓦爾嚙列車疾馳地到達彼得堡。正是解凍的時候，潮濕而多霧，車窗左右十步以外什麼都看不清楚。有些旅客新從國外回來；但是三等車裏最爲擁擠，大概都是下等人，他們是由較近的地方來京辦理事務的，自然所有的人都是疲倦而冷得發抖，在夜行之後眼皮都擦不起來，面孔灰黃有如霧色。

在一個三等車廂裏，從破曉的時候，便有兩個旅客對面坐在車窗下。全都很年輕，衣服不很講究，隨身行裝很是簡單；兩人的樣子都很刺眼，並且都表示着極欲交談樣子。假若他們全曉得當時彼此都有點特別，便會驚奇那得以奇突地對坐在瓦爾嚙列車的三等車廂裏的們緣了。其中一個是約有二十七歲的短小人物，生着幾乎是黑色的捲髮，和玲瓏，灰色，而熒熒的眼睛，他長着寬而平的鼻子和高高的顴骨。他那纖薄的嘴唇微露出一種傲慢，嚴肅，甚至惡意的微笑。但是那高起而含度的前額

遮去了面下部的卑劣纖紋。這青年人面上特別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在於它那死一般的青白，雖然他有着壯健的體格，這面色卻表現着過度的疲憊，同時還有一種幾乎痛苦地熱中的表情，和他那粗傲的微笑以及苛刻而自負的眼神大不相稱。他暖暖地穿着一件黑澎澎的羊皮外套。夜裏並未覺得冷，同時他那種縮的鄰客卻飽嚐了俄國十一月夜間的冰冷滋味，他顯然是對此並無準備。他穿着一件帶大風兜的頗爲豐厚的外衣，這是到瑞士或北意大利旅行的人們在冬天常用的東西，他們自然不想去走像從蘇得庫赫寧到彼得堡這段旅程的。但是在意大利是很合宜而滿足的衣服顯見在俄國便不適用。這外衣的主人是一個青年人，也有二十六七歲，比中等身材略高一點，生着很漂亮的一頭厚髮，兩頰內陷，還有一部稀疏，尖突，幾乎是白色的鬍子。他的眼睛頗大，藍色而惺忪；有點溫和。雖然在雙目的表情中含着沉重的神色，那奇怪的神情中有一種特點，人一看見馬上便認出他是一個癩癩病患者。可是這青年人的面孔是可愛的，瘦削而且雜得很淨，雖然卻無血色，這時則凍得發青，他攜着用一條舊綢子手巾包裹的一小擔東西，顯然這裏面就是他的全部財產了。他穿着厚底皮鞋扣着鞋套，全是外國式。他那穿羊皮外套的黑髮鄰人全看見了，一部份也是因爲沒有事情做，終於帶着一種卑俗的微笑，在這裏面，幸災樂禍的滿足常是非分而偶然地表現出來，他問道：『冷嗎？』並且聳了聳肩。

『敢情』，他的鄰客回答了，表現着特別的爽快，『想想這還是化凍的日子呢。要凍起來更該怎樣受得了？我想不到家鄉還是這樣冷。我已經多年沒有嚐着這滋味了』。

『從外國來嗎，呃？』

『是的，從瑞士』。

『哇！可不要這樣說』——黑髮人低聲說並且笑了。

他們攀談起來，穿瑞士外衣的髮青年應對同伴詢問的「爽快」是可驚的。對於他那些錯誤和無謂的發問，他並未露出絲毫特別的不耐煩。他對那人說，他離開俄國很久；四年多了，他被送出國去爲的是養病，他生了一種奇怪的神經病，有些近乎癲癲症或躁癲病，病一來便要抽搐而且抖顫。黑髮人聽了這些話微笑了好幾次，並且還大笑起來，特別是在回答他的詢問的時候；如同「那，他們替您治好了嗎？」他的同伴答道：『他們沒給治好』。

『哈！在這上面你必是化了很多錢吧！』我們在這裏就可以猜得着。黑髮人譏笑地說了。

『一點都不錯』——坐在旁邊的一個衣冠不整的人插言說，笨笨的胸膛，看去約有四十歲，長着紅鼻子，滿臉疙瘩。

他似乎是小職員一類人物，帶着他那一流人的特異毛病。『一點都不錯，他們只是白白地吸收去所有俄國的財源』！

『阿，你是很不了解我的情形呵！』從瑞士歸來的病人用一種溫厚而和解的聲音回答說。自然我不能顯駭你的意見，因為我對這事絲毫不懂，但是我的醫生卻把他的錢分給我做這次的旅費；並且他

曾自己拿出錢來換了兩年。

「怎樣，就沒有人替你出錢嗎？」黑髮人問。

「沒有；常給我錢用的柏夫里什契夫兩年前就死了。我曾寫信給彼得堡葉琴夫人，是我的一個連親，卻沒有回信。所以我來……」

「那末你到哪裏去呢？」

「你說，我要到哪裏去落腳嗎？……實在我還不知道呢。……大概……」

「你還沒有打好主意嗎？」兩個聽話的人又都笑了。

「難道那搗子東西就是你所有的財產嗎？」黑髮人問道。

「我不想來做這樣的打賭」，紅鼻小職員欣然應聲道。「貨車裏沒有他什麼東西，雖然貧窮不足為病，誰也要承認的」。

顯然事情就是這樣的，美髮的青年人馬上特別爽快地承認了。

「無論如何，你的行李也有點價值」，小職員繼續說下去，當然他們已笑得夠了。（說得怪點，行李裏的主人也笑了，看着他們，這更增加了他們的笑料）「雖然人都敢保險說裏面沒有金錢，沒有法國的，德國的，也沒有荷蘭的，——只要見你這外國皮鞋上的鞋套，人就敢保是沒有的，——可是你若能把你那行囊上加士點彷彿將軍太太葉琴夫人一類的關係，那行囊便得到一種很不凡的價值了，

只知葉伴琴夫人真和你有親戚，並且你不是胡思亂想的，錯誤常會發生的……由於想像到了極處。

「啊，你又猜對了」，美髮青年首肯了。「的確幾乎是一個錯誤，原來，她差不多是沒有親戚的，這樣所以我接不到回信真是一點也不奇怪。這事原在我的意料之內」。

「你簡直是白糟塌錢買郵票」，哼……無論怎樣你是既坦白又誠實，還是可以誇耀的。哼……

我認識葉伴琴將軍，因為誰都認得他；並且我認得柏夫里什契夫，就是供給你在瑞士的費用的人，若是叫做尼古萊，安得列維赤柏夫里什契夫就對了，因為一共有兩個，堂兄弟。那一個住在克里米。故去的尼古萊，安得列維赤是一個有身分的人而且根行很好，他活着的時候有四千佃奴……」

「不錯，尼古萊·安得列維赤是他的名字」。

青年人一面回答一面注意而搜索地看著這位萬事通。

這樣的萬事通是可以常在社會某一層中遇見的。他們無所不知，所有他們的浮動的好奇心以及內心的性能不自己地傾向了一方面，自然是由於缺少很多生活中的重要觀念與興趣。如今日批評家所說的一樣。但是「他們無所不知」這句話必須解釋得稍微狹義點才好；某某人在某機關作事，他的朋友是誰，他的收入多少，他管的是什麼，他的女人是誰，給他帶來多少賠嫁，誰是他的從兄弟，誰是他的再從兄弟，凡是這類事全都知道。這些萬事通們多半都應得捉襟見肘，每月賺到十七盧布的薪水，那些生活為他們所熟知的人也想不到他們何以懷德通神。然而他們有許多人由於這種知識而得到安慰。

這種知識集起來可算得一種完整的科學，並且自重以及他們那最高的精神滿足都從這裏出發。這神然是一種有魅力的科學。我看見過博學的人，文學家，詩人，政客，他們在這種科學中尋求其崇高的安適和根本機的，並且的確是用這種方法而自謀其生活之路的。

在這一部分談話中間，那黑髮的青年人打着呵欠並且胡亂向窗外探視，不耐煩地期待着旅途的終結。他的心神不定，特別是這樣的，的確，幾乎動了氣。他的行動實在有點特別，有時他似乎是聽而不聞，視而不見。有時他笑起來，卻不曉得——或竟忘去——所笑的是什麼。

『聳不起，沒領教』……疤痕臉突然向那拿小行李網的美髮青年訊問了。

『李奧夫·尼古萊維赤。麥什金公爺便是我的名字』，青年人夾着迅速而毫不遲疑的痛快回答了。

『麥什金公爺？李奧夫·尼古萊維赤？我不曉得。我不相信我曾聽說過』，小職員答道，若有所思。『我不說這個姓氏，那是歷史上的姓氏，可以在卡拉姆金的歷史中找到，並且很合理，我說的你個人問題，實在是，在什麼地方也沒看見過麥什金公爺的，誰也沒聽說過』。

『這倒不見得』，麥什金馬上答道：『現在除了我就沒有麥什金公爺了；我相信我是最後的一個。至於我們的上兩輩呢，有的不過是地主。我父親是陸軍少尉，然而葉特琴將軍的夫人好像是麥什金公主，她也是麥什金公主的末枝了……』

「嘿——嘿——他也是末枝，嘿，嘿——你這字眼用的多末滑稽呵」。小職員咯咯笑了。黑髮的人也嚙了嚙牙。麥什金有點想不到他說了個笑話，其實卻也沒有什麼勁。

「信我的話吧，我是無心說出來的」。他終於解釋了，有點驚疑。

「不錯，你說的不錯」。小職員和善地首肯了。

「公爺，你在國外也和那教授讀過書嗎」？黑髮人突然地問。

「不錯……我讀過」。

「我卻沒讀過什麼書」。

「喂，我曉得我也只讀得一點點」。麥什金幾乎是道歉地說。「因為我的病，所以不能按部就班地去讀」。

「你曉得羅格辛族嗎」。黑髮人忙著問。「我一點也不曉得。我知道的俄國人很少。你貴姓是羅格辛嗎」？

「不錯，我姓羅格辛，派非昂是名字」。

「派非昂，羅格辛族的不錯……」小職員開口了，更加莊肅。

「不錯，是一個」。黑髮人急忙地打斷了他的話。帶著粗莽的不耐煩。他實在是一向沒和疙疸臉打過招呼，只是和麥什金一個人講話。

『但是……那是真的嗎？』小職員驚得呆了，他的眼睛彷彿要從腦袋上突了出去。他的面部馬上現出一種尊敬和自賤，而又幾乎是敬畏的表情。『說那塞米昂·派芬諾維赤·羅格辛在一個月以前去世，並且留下二百五十萬盧布的遺產是真的嗎。』

『你怎麼曉得他留下二百五十萬呢？』黑髮人插言說，甚至連一眼都不屑得去看他。

『瞧他！』他向麥什金打眼風，讓他看，『他們立刻就認錯一個人能得到什麼呢？這都是真的，我的父親已死了一個多月，我纔來到，從普期克夫回家來，腳上連靴子都沒有。我那無賴的兄弟和我的母親錢也不寄信也不寄——什麼都沒有！彷彿我是一條狗！最近一月以來我在普斯克夫害了一場熱病。』

『現在你回來最少要大大地弄到一百萬了，呵，主呵！』小職員雙手舉向天。

『與他有什麼關係呢！告訴我！』羅格辛說，又向他煩惱而忿怒地點首示意。『喂，我一文錢都不給你，你願意在我面前驚嚇我也隨便。』

『我願意，我願意。』

『你要當心！我什麼也不想給你，我不給，就是你跳上一個月，也沒用。』

『喂，使不得！你爲什麼不給？使不得！但是我要跳舞，我要拋開我的妻子小孩，在他面前跳。』

我必須表示敬意！我一定！』

『媽的！』黑髮人睡了一口。『五星期以前，和你一樣，除了一樁東西之外沒有別的』，他又招

呼公爺對他說：「我從父親那裏跑回普斯克夫我姑母那裏，於是我就病了，同時我離家以幾他也死了。他噁了氣。永遠念著這病人，但是他幾乎要了我的命！你相信嗎？公爺，不錯的，天在頭上！假若我不跑掉，他便會當場要了我的命」。

「你惹得他很生氣嗎？」公爺問，帶著特別興味望著那穿羊皮鑿的富翁。但是在百萬金鎊和身軀繼承人的幾點上雖然足以令人注意，麥什金卻也驚異而動情於別的事情上。於是羅格辛自己爲了某種原故爽快地和公爺談話起來。雖然，他實在需要談話，這需要似乎是生理的甚於精神的。談話的引起多由恍惚而少由坦白，由於焦急和興奮，爲的是觀察某人而且練習他的舌頭。他似乎仍是病著，至少也還發著熱。至於小職員呢，他不過靠上了羅格辛，幾乎連大氣都不敢出，每句話都傾聽著，彷彿他希望在其中尋得一顆鑽石。

「他生氣是不錯的，而且也許還有理由」，羅格辛答道，「但是那是我兄弟不好。我的母親我不能怨，他是一個老年人，整天的看聖人傳，和老太婆們一塊兒坐著；賽米邱兄弟說什麼就算什麼。爲什麼當時他不讓我知照呢？我明白！那也是真的，我那時候昏迷不省人事。聽說也打來一次電報，但是打給姑母的。他已做了三十年的寡婦，並從早到晚地和一些瞻拜聖蹟的瘋子們麻煩。她的確不是尼姑，卻比當尼姑的還利害。她看見電報嚇個不得了，並沒打開便送到公安局裏去，一直放到今天。多虧瓦西里。瓦西里赤。康尼奧夫幫我的忙，做在信裏都對我說了。我的兄弟晚上從父親的花緞棺罩上

割去了赤金流蘇。『這要值多少錢呵！』他說。就爲這一點事，我若一高興便能送他到西伯利亞，因爲那是褻瀆罪。喂，你這光蛋！』他轉向小職員！『這是犯法嗎？』是褻瀆罪嗎？』

『是褻瀆罪，不錯』。小職員立刻答應了。

『可以送到西伯利亞嗎？』

『西伯利亞，當然！馬上送到西伯利亞』。

『他們以爲我還在病着』，羅路辛繼續和麥什金談話。『我卻一句話都不響，跳到車子裏，病是由他去病，我便起程回家來了。你得給我開門的，塞米昂。塞米昂諸維赤兄弟！他挑唆我父親和我作對，我曉得，但那也是真的，爲了在娜斯姐西亞·菲莉波夫娜身上的事，我惹怒了父親，那是我自己做成的，那就是我的錯』。

『在娜斯姐西亞·菲莉波夫娜身上？』小職員卑躬地說，似乎在籌思。

『呵，你不曉得她！』羅路辛不耐煩地喊道。

『不錯，我曉得！』那人勝利地回答。

『我決不會說錯！但是有許多娜斯姐西亞·菲莉波夫娜呢。我說你是一個多末無禮的下流呵！我知道這樣的下流馬上便要貼上我的』。他繼續對麥什金說。

『但是也許我真曉得呢！』小職員說道，侷促了。『萊伯地耶夫曉得呵！你故意喜歡責備我，大

人，但是我若真能證明出來呢？是的，我說的就是那輛娜斯姐西亞。菲莉波夫娜，爲了她，你父親要用他的手杖管教你。娜斯姐西亞。菲莉波夫娜的姓氏是巴拉什克夫，差不多可以說她是一個有身分的小姐，甚至以公主自居，她一個男人結合，他叫托茨基——阿凡那西。伊凡諾維赤——祇和他一個人沒有別的人。他是一個富有財產的人，交際場中的人物，因此他是葉律琴將軍的好朋友……」

「啊哈！是這樣的，是不是？」羅格辛終於真個驚呆了。「呵，該死，他還是真曉得！」

「他什麼都曉得！葉伯地耶夫什麼都曉得，我和亞利山大。李哈喬夫混了兩個月，老爺，也是在他父親死後，我曉得怎樣做，於是他便一步也離不開我。現在他已債台高築；我卻因此而得到機會認識阿攢斯和珂拉莉，派茨基公主和娜斯姐西亞。菲莉波夫娜，還有些別的人」。

「娜斯姐西亞。菲莉波夫娜？怎麼，李哈喬夫就……」羅格辛憤然看着他。他的嘴唇抽動可見，並且轉白。

「沒關係！沒關係！絲毫沒有關係！」小職員向他担保說，着慌得要發神經。「李哈喬夫不能用錢打動她的！不成，他不是阿攢斯。她除了托茨基之外沒有別的人。有一天晚上她坐在大劇院（或說法國劇院）她自己的包廂裏。官員們要交口談論她，他們可就是說不出壞話來。」那就是著名的娜斯姐西亞。菲莉波夫娜——他們說。如此而已。不能再說什麼，因爲沒的可說」。

「這全是真話！」羅格辛承認了，鬱然地皺起眉頭。「當時查略茲海夫也是這樣說。公爺，我那

時穿著我父親三年前的舊褂子跑過奈夫斯基大街，她正從一個鋪子裏出來走進車子去。突然間我覺得情熱不能自禁。我遇見了查略茲海夫。他確是另一種神氣——裝束的像一個理髮師的助手，眼上架着單眼鏡。這時我們一同在我父親的家裏，穿著黑油靴，喝着素湯。「你配不上她，孩子」。他說，「她是一個公主。她叫娜斯姐西亞·菲莉波夫娜。巴拉什克夫，她在和托茨基同居過活。托茨基不曉得怎樣和她怎樣離開，因為他相當地到了歲數，五十五了，所以他打算要娶一個瘦得堡最美麗的女人。後來他告訴我當天能在大劇院看見娜斯姐西亞·菲莉波夫娜——在舞劇的時候；她曾坐在第一層包廂裏。至於去看跳舞的事情，父親早立下了規矩——家裏人誰要去看跳舞，他便要殺了他。但是我卻溜進去看了一眼鐘，並且又看見了娜斯姐西亞·菲莉波夫娜；那天我便通宵失眠了。第二天早晨先父給了我兩張五成的公債票，每張要值五千盧布。「把去賣了」，他說，「拿七千五到安得列夫辦事處還帳，其餘的給我拿回來；我等着你」。我賣了債票，拿了錢，卻沒到安得列夫那兒去。我一直跑到英國商店，挑了一副耳環，每一個上面的鑽石有硬果那麼大。我把這一萬全給了人家還差四百；我提起父親的名字，他們便相信我了。我拿着耳環去找查略茲海夫；我告訴了他，並且說，「哥哥，我們到娜斯姐西亞·菲莉波夫娜那裏去吧」。我們便去了。我不曉得而且不記得脚下是什麼東西，前面或四外還有什麼。我們一直走進她的客廳，他親自出來會見，當時我沒有通名姓，查略茲海夫卻說道，「這是派非昂羅格辛送你的，記念他昨天和你的初遇；請賞光收下吧」。她打開看了一眼便笑了：「謝

謝你的朋友羅格辛的垂青」。她一鞠躬就出去了。喂，我為什麼當下不死了呢！我去見她因為我想回去便是沒了命。最使我痛心的便是查略茲海夫那畜生完全包攬過去了。我長的矮，穿的又不好，並且我一聲不響地站在她的面前，因為我羞了，他卻生得中等身材，捲髮又塗油，紅面頰還繫着方格領帶，——他又是鞠躬又是敬禮，我敢保她一定把他當作了我！「喂」，他出去的時候，我說：「現在你還敢做什麼夢嗎？明白嗎？」他笑了。「現在你怎樣到你父親面前交款呢？」我覺得回家還不如去臨河。但是我又一想「看他究竟怎樣」？於是我垂頭喪氣回家去，好像是一個罪人」。

「呵！啊！——小職員抽抽了。他顯然是發了抖。『你曉得這位病先生預備拋卻一萬盧布不要，只要十盧布便可供人驅使咧』。他又加上一句，向着公爺點了點頭。

麥什金很高興地打量羅格辛；這時羅格辛的面色更透着灰白了。

『準備替人家幫忙吧！』羅格辛重複地說了。『你曉得怎樣幫忙嗎？他馬上便曉得丁』，他招呼麥什金便說下去：『於是查略茲海夫見了人便講說這件事。我父親捉住了我並且把我鎖在樓上，足足教訓了我一點鐘。——這不過是一個開端』，他說：『我卻還要來和你告別的！——你以為怎樣呢？這老頭子跑到娜斯妲西亞·菲莉波夫娜那裏，在她面前一躬到地，哭着懇求她；終於她取出那個盒子丟給他。——你的耳環在這兒呢，你這老頭子』，她說：『派非昂因為送給我而遭了這樣風波，所以這東西對於我還是珍貴得十倍了。替我問候派非昂。塞米昂諾維赤，並且謝謝他』。她說：『這當兒從塞米昂諾維赤』

，普洛辛手裏得到二十盧布，並且蒙母親放了我，便搭車到普斯克夫去。一下車就害了熱病。那老太婆開始念聖人傳給我聽，我便坐在那兒喝酒。我在酒館裏把所有的錢都用光了，便整夜昏臥在大街上。天明了，我還是不醒人事，更妙的是晚上我被狗咬了。我簡直是九死一生。

「喂，喂，現在娜斯妲西亞·菲莉波夫娜應該轉變態度了」，小職員咯咯笑了，搓着手。「現在耳環怎樣了，先生！現在我們還用這樣的耳環把事辦成了……」

「你若再提起娜斯妲西亞·菲莉波夫娜。老天在上，我非打你不可！雖然你常和季哈喬夫一塊兒混」！羅格辛喊道，洶洶然抓着他的鬍。

「喂，你打我倒可以，卻不要趕我走呵！打我，就是你喜歡要我！你一打我，我的身上便有自己的手印了。……啊，到了！」

他們當真到了站。雖然羅格辛說他是秘密來的，卻有幾個人來接他。他們一面喊一面向他揮動帽子。

「呵，查略茲海夫也來了」！羅格辛嘟囔道。看著他們帶着一種勝利的而且幾乎是惡意的微笑，然後他突然轉向麥什金。「公爺，我不曉得爲什麼我很高興你。或是因爲我在這樣一個時候遇見了你，雖然我也遇見了他（指葉伯地耶夫），卻不覺得高興。公爺，到我那裏去玩吧。我們要脫去你的那鞋套，給你穿上上等的皮衣，我要替你買一身最好的燕尾服，一件白背心，你願意什麼樣的都可以，

我要把你的口袋裏塞滿『錢』……我們要去看娜斯姐·西亞·菲莉波夫娜！你肯來嗎？

『聽呵，李奧夫·尼古萊維赤！萊伯地耶夫莊嚴而動人地和聲道。『不要失掉了機會，呵，不要失掉了機會呵！』』

麥什金公爺站起來，恭謹地向羅絡辛伸出手去，並且熱誠地說：

『我是極喜歡到你那裏去的，並且很感謝你喜歡我。如果我有工夫，今天也許就去，我乾脆對你說吧，我也非常喜歡你，我喜歡你特別是當你講鑽石耳環的時候。在那以前我也喜歡你，雖然你的神色是憂鬱的。也謝謝你允許給我的衣服與皮褂子，因為我的確馬上便需要衣服和皮褂子。至於錢呢，現在我幾乎連一文都沒有』。

『錢會有的，晚上就會有錢的，來吧！』

『會有，會有！』小職員也答應着，『晚上，太陽落以前便會有的！』

『女人呢，公爺，你好不好呢？先對我說了吧！』

『我嗎，不……不成！你瞧……你也許不曉得，因為我的病，女人的事我是不懂的』。

『好呵，果然是這樣』，羅絡辛喊道，『你便是一個規矩而有福的清白人，上帝就要你這樣的

人』

『主上帝愛你這樣的人呵』，小職員重了一句。